



春秋左氏傳

昭公
定廿

卷十

□ 12
1772
9





春秋卷第二十二



左氏傳

昭公

六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

如晉

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
道經魯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夫欲自

武城還循山而南

不欲過武城

徐鉏丘弱茅地

三子

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謂此山

遂自

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

殊絕

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

推木蹶地

遂取邾師獲鉏弱

地邾人懇于晉晉人

來討叔孫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

晉人執之書曰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

譏晉執人

晉人使與

邾大夫坐

坐直

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固周制也

在禮卿得會伯子男

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

服回在

回為叔孫介副

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

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

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

欲以身死

士彌牟謂韓宣

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

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

時邾君在晉

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

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

子分服別叔孫

士伯聽

其辭而懇諸宣子乃皆執之

子士伯即士彌牟二

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

獄御引也引叔孫諸人過

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

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謂別都叔孫

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乃館諸箕舍子服昭

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冠為

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

偽若不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

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出吏人之

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

與之食之示不叔孫所館者雖一日

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

晉人

圍郊

討子朝也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

郊鄆潰

二師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癸卯

澤邑

平陰澤邑王使告間子朝故庚戌還晉師

丁未

晉師在平陰王師在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卒於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

荀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

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受而

立於道左懼將止死

庚與懼欲止而死之

苑羊牧之曰君

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

奔齊人納郊

公郊公十四年奔齊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

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鷄父楚地夏齧

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

離子瑕率楚師燔子瑕病卒而軍敗吳公子光曰諸侯

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

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

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

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遠越非正卿軍

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

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

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者

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違兵忌

擊楚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以

示不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

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

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

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

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國君故稱滅大

夫故不言戰楚未

陳也經不書楚楚不戰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

氏立王子朝

狄泉周地尹氏周世卿敬王稱天王正也立篡辭書惡尹氏立其夏四月乙酉單

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六月壬午王

子朝入于尹自京入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

尹文公也劉佗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

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已丑召伯奭南宮

極以成周人戌尹二子子周卿庚寅單子劉子樊

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

次于左巷近東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

周大夫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丙辰又敗

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闡西闡丙寅

攻崩崩潰崩周地於是敬王居八月乙

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

為屋所壓而

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文公劉蚡先君周之謂周之先王

亡也其三川震

幽王時涇渭洛

今西王之大臣

亦震天棄之矣

子朝在王城

東

楚大子建

王必大克

敬王居狄泉在王城

冬

之母在鄭

諸樊入郟

陸德明曰諸樊吳王僚大子與

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

要其遠越曰再敗君

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

勝負其遠越曰再敗君

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

公如晉至

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澨

遠澨

河有疾乃復

至河下公為叔孫故

楚囊瓦為令尹

囊瓦子常城郢沈尹戌曰

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

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

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

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

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

潰在僖十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

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親其民人明其伍

俟部伍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不

僭不貪不懦不者者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

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

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土不過同方百里慎

其四竟猶不城郢方千里而郢是城

不亦難乎

為定四年
吳入楚傳

二十有四年春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

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名莊公名伯盈劉子

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

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戊午王子朝入

于鄆言子朝稍強王二月丙戌仲孫矍

卒○媯至自晉

媯上公有叔孫二字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

經待于門內家臣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士疑

伯來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

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子久執不腆敝邑

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

歸二月媾至自晉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

尊晉也與十四年伯涖問周故就問子朝

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乾祭王城

也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夏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

曰將水日陰勝陽故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

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

陽不克莫將積聚勝陰陽將猥出故為旱

也陽氣莫然不○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

有言曰嫠不恤其緯織者常苦緯少而憂宗周

之隕為將及焉及恐禍今王室實蠢蠢焉擾蠢蠢動

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

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壘之恥餅小器王

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韓宣子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

月大雩秋八月大雩早也終如叔孫之言丁酉杞伯郁

釐卒郁公作鬱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

戍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不佞敬

定而獻之敬王定位吳滅巢楚子為舟師以略吳

與之東營喜得王邑

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速名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

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

王及圍陽而還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

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

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葬杞平公

春秋卷三十三 昭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

相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大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

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

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詩逸昭子賦車轄詩轄本作羣

取思得賢女昭子將為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

昭子右坐禮坐公西向賓南向語相泣也樂邾

佐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

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

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

夫人庶平子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

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魯將

逐之曹氏宋元夫人言曹氏告公公告樂邾樂

邾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子文

武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無民而能逞其志

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

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

命猶可動必憂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

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諸公作倪大公後世並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武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

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

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

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陰陽晦明用其五行氣

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

性滋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

為九文山龍華蟲藻六采天地四方之色五章

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白與黑以奉五

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為夫婦外內以經二

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

亞以象天明言其親踈倫序比象於天文之為

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

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

殺戮雷震電曜霜雪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

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

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

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

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

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

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

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

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

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性簡子曰鞅

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

於周為客二王後為賓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

土以來在僖二十八年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

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

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

背盟以干盟主 有鸛鵒來巢 鸛公作鸛 不鸛 魯又去穴

無不祥大焉 而巢非 常故書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

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 師已魯 大夫 曰鸛之鵒之公

出辱之 言鸛鵒來 則公出辱 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馬 饋遺 也 鸛鵒跌跌公在乾侯 行 跌 跳 微 蹇 與 襦

也 微 求 也 襦 內 衣 鸛鵒之巢遠哉遥遥凋父喪勞宋

父以驕 宋 凋 父 昭 公 死 外 故 喪 勞 以 驕 鸛鵒往歌

來哭 昭 公 死 還 哭 童謠有是 秋七月上辛

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大雩季辛又雩 季 辛 下 秋 書 再 雩 旱 甚 也 九月

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 言公于野井 已 亥 公 作 乙 亥 陽 公 作 揚 齊 魯 竟 上 邑 野 井

於齊鮑文子生甲 齊 故 曰 孫 初 季 公 鳥 娶 妻 兄 公 鳥 平 子 庶 叔 父 之 公 鳥 死 季 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 即 公 亥 族 相 治 也 及 季 姒 與 饗 人 檀 通 檀 季 姒 公 鳥 妻 而 懼 乃 使 其 妾 扶 已 以 示 秦 遄 之 妻 妻 秦 遄 魯 大 夫

曰公若欲使余欲使我不可而扶余又

訴於公甫平子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秦姬

以告公之亦平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

於卞卞季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

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

不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公之使速殺之故

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平子郈昭伯二

氏介其雞作小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以雞

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讒於

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讒於

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

臣老家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季

使私祭與禘同日樂人少季氏先臧孫曰此之謂

不能庸先君之廟言不能大夫遂怨平子公若

獻弓於公為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

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果公賁使侍

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

亦無命也言公佯怒欲擊及走獨懼而不出數月

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又使公執戈以懼之乃走

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相公果自

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告邱孫邱孫以

可勸以可逐告子家懿伯懿伯子懿伯曰讒人

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徒以虛不可為

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舍失且政在

焉其難圖也公退之去使辭曰臣與聞命矣言

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留公官叔孫昭子如

闕闕魯公居於長府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

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

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

罪弗許魯城南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

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隱約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

也日冥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蒞蒞積

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同求君必悔之

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

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

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

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

而踞冰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

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
 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
 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以令諸臣偽作劫君
 自可止出奔君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其不敢不改
 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辨先君且遂行已
 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未敢直前齊侯將唁公
 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
 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平陰近魯野井近齊
有司先待于平陰將自往迎書曰公孫于齊次
而魯侯已至野井是已咎也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

下之禮之善物也謂先往齊侯曰自營疆以西
 請致千社千家欲給公以待君命待伐季寡人
 將帥敵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
 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言臣千誰
 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
 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
 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繾繾從公無通外內繾繾
散不離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
 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

有罪逐從君者皆陷君留者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我言

固欲通外內之言彼此二三子好亡而惡定好謂

出奔國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

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不通外內而何守

焉守公必乃不與盟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實

龜偻句偻句龜所以上為信與僭信與不信僭

吉臧氏老將如晉問起昭伯會請往昭伯問家

故盡對故事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昭伯如初

妻不對若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

有他故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皆無他故執而戮之

逸奔郕郕勦假使為賈正焉夫假郕邑大計於

季氏送計簿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

間桐汝會出逐之反奔反奔季氏執諸季氏中門之

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

有惡相怨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

會立臧氏後會曰偻句不余欺也 冬十月

戊辰叔孫婁卒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

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
 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公與昭子言於
 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子自鑄歸鑄地名平
 子有異志納公欲復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
 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左師展將
 以公乘馬而歸公因祈而自殺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
 徒執之欲與公單○東訾弗克東訾教王邑
騎而歸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

棘

曲棘宋地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請納

已與平公服

而相之

平公元公父服朝服

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

能事父兄華父兄謂以為二

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拊所以

藉幹者楸音附楸棺中請無及先君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昵近

君有命矣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

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

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

亥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庚辰齊

侯圍鄆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始人焉

欲取以居公 ○ 茄人於州屈 城丘皇遷訾人為移訾人

使熊相襟郭巢季然郭卷巢卷二邑名使二大夫為之築郭 子

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

憂憂將及王弗能

久矣為明年楚子卒傳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

公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 三月公

至自齊居于鄆庚申齊侯取鄆三月

魯地也入魯竟故 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

師于尸氏王城子朝之 戊辰王城

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公圍成

不書齊師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

女賈女賈季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

氏家臣 昭公 十九

如充耳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齎

據梁丘

能貨

易懷藏

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

高氏後又當致粟五

千高齎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齎曰魯人買之

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

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

以百兩為數以齊絕魯道

不通故以此二兩為先幣子猶受之言於齊侯

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君齊也

然據有異焉

異猶怪也

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

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

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

曲棘

孔穎達曰曲棘宋地有棘疑曲字誤加

使羣

臣從魯君以上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

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

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

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以成邑請納質弗

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

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公孫朝詐言欲降使來取

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

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魯成備而後告曰不

勝衆言衆不欲降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地齊

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脊楯繇

胸汰翰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胸車軛過也聲子

射其馬斬鞅殪馬斬而淵捷改駕乘他馬人以為

駿戾也而助之孫司馬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

子車即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欲又

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

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

也將亢子欲以公戰亢禦又叱之復叱亦叱之

野洩亦叱言齊無戰心但相叱舟豎射陳武子中手舟豎季失

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眉

甚口言鬚眉稠且大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彊子

武子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

右下皆魯人羞為苑何忌取其耳截雍耳顏鳴

去之其右見獲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

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弗擊

也鑿音輕顏鳴三入齊師一足行秋七月己巳劉子

呼曰林雍乘言魯人致秋以王出師敗懼

庚午次于渠渠周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

氏褚氏丁丑王次于淮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

巳王次于滑淮谷周地晉知躒趙鞅

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公會

齊侯嘗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鄆陵地名秋盟于鄆

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

子西

子西平

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

壬昭王

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

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

君王也

言章君王之惡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外援謂秦王秦出故

也瀆慢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

不立壬秦將來討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

受惡名

賂吾以天下吾滋不

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

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

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

天王書入華之也召伯當言名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

遂次于尸

氏即尸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

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

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陰忌

莒周邑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

澤次于隄土皆周地上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在王

城東子朝餘黨多在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

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

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

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

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

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

身夷王厲王父愆惡疾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

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王不彘也

彘地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政宣王

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效授也至于幽王天不吊周

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愆失也攜王奸命

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攜王幽王少子伯服王嗣平王

宜白替廢也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

王天不靖周生穢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

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子孫襄王惠王子則有晉鄭咸黜不端晉文

殺叔帶鄭厲殺子穢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

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宣八年

年蓋妖言降秦曰周其有頤王亦克能修其職上頤口諸

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

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頤靈王定王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

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劉狄

蚡壹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

之帥羣不吊之人好行禍亂不以行亂于王室

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慢棄刑法

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

是贊先王謂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

在荆蠻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

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則所願也敢盡布其

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

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

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亦

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閔馬父聞子朝之

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景謂

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諂諂本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
 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
 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
 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詩逸若德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
 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
 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
 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
 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
 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
 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
 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
 及國大夫施恩不及國人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
 濫不職不失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
 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
 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
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
從從不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
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尚也對曰先王所
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卷第二十二

春秋卷第二十三

左氏傳

昭公七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

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夏

四月吳弒其君僚

略聞而知之故 吳子

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燭庸王僚母弟潛楚邑

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上國即中國 遂聘于晉以

觀諸侯觀疆弱 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

馬沈尹成帥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 與王馬之屬

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 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 左尹卻宛工尹壽帥

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

可失也欲因師徒在外以弒王 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諸樊子故曰王嗣 事若

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弒也毋

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 光曰我

爾身也猶我身 夏四月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

掘地為室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

也夾之以鉞鉞也 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獻體解衣

進食者必解衣易服防奸細也 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行 執鉞者

夾承之承執羞者 及體以相授也鉞及進羞者體 光

偽足疾入于掘室鱣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

劍刺王鉞交於胷交鱣諸 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

卿闔廬光也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

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

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

人之道也吳自諸樊兄弟起復命哭墓復使命復

位而待復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

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

其大夫卻宛

郤穀郤宛直而和國人說

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

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

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

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

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

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取甲兵各五事曰寘諸門令尹

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陳甲於

中帷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

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吳可以

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

乘亂不祥此舉郤宛之言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

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駟將師而

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藝之子惡聞之遂
 自殺也國人弗藝令曰不藝郤氏與之同罪或
 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編管苦也秉把也秆葉也國人
 投之遂弗藝也令尹炮之國人投管秆而不舉火令尹乃自燃之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終令
 陽子與晉陳及其子弟皆晉陳楚大夫晉陳之族
 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令尹盡信之
 矣國將如何
 令尹病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

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

扈秋會于扈令成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

納公固請之固請于晉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

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曰季孫未知其

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

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

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

其代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

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

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齊公雖在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

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

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

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示不徒還以恐二子

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孟懿

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鄆人將戰子家子

曰天命不怡久矣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

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

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

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 ○ 楚郤宛之難國言

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未已進胙者莫不

謗令尹進胙國中祭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

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

于今不已左尹郤宛中廢尹陽令終戌也感之仁者殺人以

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

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

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

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成莊王

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

不辜以興大謗

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

幾及子矣子而不

圖將焉用之夫駟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

之良也而不愆位愆在位無

吳新有君疆場日駟

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

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

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駟

將師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快邾命卿

公如齊

齊齊侯

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

飲酒也

禮請用燕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禮使宰

為主司正命以安皆

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

人曰請使重見

子仲魯公子愨十二年奔齊有

子家子乃以

君出

辟齊夫人

公至自齊居于鄆

○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

于周魯人辭以難

籍秦籍談子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

昭公

六

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 春公如晉

將如乾侯

齊侯卑公故適晉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

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

欲使次於竟以待命

弗聽使請

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

使一个辱在寡人

單一个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

逆君

言自使齊逆君

使公復于

夏四月丙戌鄭

竟而後逆之

迎入乾侯也

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寧作公寧

伯寧卒

晉 祁

勝與鄆臧通室

二子祁盈家臣通室易妻

祁盈將執之

盈祁午子

訪於司馬叔游

叔游司馬叔侯之子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

言世亂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也

已止 盈曰

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

言討家臣無與國事

遂執之祁勝

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

死也以為快

愁發語之音言均死耳

乃殺之

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揚食我

子伯石也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也其母欲娶其黨

舅氏欲娶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

媵而庶子鮮以媵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陳御

及巫臣襄老一君陳靈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

卿矣孔寧儀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

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

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黥音軫美髮為而甚美

光可以鑑名曰玄妻黑以髮樂正后夔取之夔舜

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

豕額庚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

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

驪申生以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

德義則必有禍也尤異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

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

癸巳滕子寧卒寧公冬葬滕悼公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烏司馬督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為孟大夫祁氏七縣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僚安為楊氏大夫羊舌氏三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

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魏子謂成鱣鱣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偪同位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僖二十四年富辰數文之昭有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

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莫然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物得其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人

道之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

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

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也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

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

擇善而從者其四人者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

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惡貌欲觀叔向從使之

收器者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

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

昔賈大夫惡賈國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

以如臯為妻御之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

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夫今子少不颺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

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

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

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

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

以獄上子魏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魏子將

受之魏戌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曰主以不賄

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

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退二庭饋入台之台二大夫

食比置三歎自始食至食既食使坐魏子曰吾

聞諸伯叔伯叔猶言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

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

夕食昨有人賜我二人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

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魏子中軍帥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

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音燭足也

猶知厭足君子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

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

晉次于乾侯高張高偃子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子家子曰齊

卑君矣君祗辱焉言事齊公如乾侯復適晉平

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應

謠之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乃不歸馬平子絕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塹而死塹也公

將為之積棺為作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

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龍輔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

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留公衍母使三日

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

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為公喜得

禍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三月已卯京

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師殺召伯盈

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尹固之復也與子

楚而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也尤責曰處則勸人

為禍行則數日而反道還

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夏四月庚子叔

詣卒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薳以

秋七月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

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

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

龍實知言人自無擾龍術故不生得非龍之知也古者畜龍故國有

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

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

颺音溜國名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

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

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

因以封諸豸川豸夷氏其後也豸水名皆董姓上夷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

世君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上帝賜孔甲四龍河漢各二各

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

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

韋之後代彭姓豕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

後也晉范氏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

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宿猶安也官安其業則所掌之

物乃自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泯滅也坻止也鬱湮不育故

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

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其五官之長能修

食於五神之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火正曰

祝融祝明貌融金正曰蓐收秋物推蓐水正曰玄冥

幽冥而土正曰后土土主故稱后龍水物也水官

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三之

姤三三三巽下曰潛龍勿用乾初九其同人三三三

離上曰見龍在田乾九二其大有三三三乾下曰

飛龍在天乾九五其夬三三三乾上曰亢龍有悔

乾上九其坤三三三皆變六爻曰見羣龍無首吉乾

九爻坤之剝三三三坤上曰龍戰于野坤上六若

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卦爻知其獻子曰社

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對曰少皞氏

有四叔少皞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

水能治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

二子相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

為水正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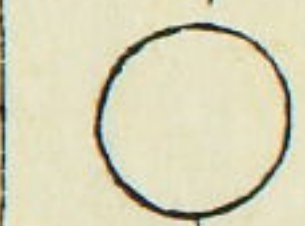
前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掌播有烈

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炎自夏以上

祀之周棄亦為稷始祖自商以來祀之冬十

月鄆潰

潰散公叛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

濱荀寅荀吳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

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三十斤為一鼓蓋用四百八十斤

鐵十斤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

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

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

作執秩之官為彼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

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

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失業貴賤

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

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在文六年若之何以為

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

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

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宣子刑書久已廢矣今復變易以成

亡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言趙鞅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遂而潰鄆

不反故書公在乾侯別也三十年春王正月公

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朱

子曰季氏逐君春秋無歲不書公所在

所以著亂臣賊子之惡不一書而止也夏六

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

晉頃公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吊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

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吊子蟜送葬五年今吾

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

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

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

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

制諸侯之喪士吊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

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

所助執紼矣紼先君亦有會葬者若其不間雖

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言不得大國之惠亦慶

其加謂善其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明致情小取

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二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

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
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
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
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

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作羽公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

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
養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
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
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
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
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
光又甚文闔廬又有文采將自同於先王欲自比于先周盛王不
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
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
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

壅山徐水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

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

之遂奔楚使徐子之近臣從行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

而言伐楚在二年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

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

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

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

則出楚必道敝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

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

之楚於是乎始

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三十一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內失魯國外失齊晉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櫟後同○晉不罪意待貶絕而惡自

見適歷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

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受猶任也言保

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

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

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伏而對曰事

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不敢辟罪君

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

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

後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

而歸則固臣之願也

敢有異心君皆謂魯侯也

夏四月丁巳薛

伯穀卒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薛始

晉侯使荀躒

言公子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

言矣君必逐之言君若一逐季孫荀躒以晉侯之命

言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

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

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夫人謂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

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

之罪今納而不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

怒未息子姑歸祭歸攝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

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

不得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

歸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

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

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

也也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

奔肱公作弓○黑肱邾大夫冬邾黑肱以濫

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君子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句有所有名而不

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有以地叛雖賤必書

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

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邪不為義疚不

不義為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

義其書為盜殺衛侯兄邾庶其在襄嘗年

夷年在五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

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

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

去貪也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

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微大利而無名

謂不書其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

力盡若竊邑叛君以

為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

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

故曰春秋

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

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亥朔日有

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轉宛

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言吳亦終不能

入郢必以庚辰

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

郢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

弗克

在辛亥始變氣也庚午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

午就辰尾言故知為庚辰然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取闕

闕魯邑書取以見公無尺土 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

外內又不能用

其人也

其家人謂

夏吳伐越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存亡之數

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吳先

用兵故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

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穀作大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韓不信韓

儀孫國參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

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

以為伯父憂

兄弟謂子朝

我一二親昵甥舅不

皇啓慶於今十年

二十三年勤戍五年

二十八年

秦致諸

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

歲懼以待時

閔閔憂貌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

之業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

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

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

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

寧發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

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

施先王庸之庸功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

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罷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

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

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

序衰等差也於是焉在在周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

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

成周尋平丘盟魏子南面居君位衛彪侯曰魏子必有

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侯衛大夫詩曰敬

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渝變也况

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

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慮財

用取土之方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樂時畢計徒庸知用人功慮財

昭公

賦文

屬聚下役

書以授帥

帥諸侯大夫

而效諸劉子

效致

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韓簡子即韓不信臨履其事以命諸

也

所侯

以經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

不書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

從公

大夫不受賜

侯

子家子雙琥

琥音虎

一環一璧

輕服

細好

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

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

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不薨路寢為失所

趙簡子問

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

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

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

有妃耦

妃音配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

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魯君世從其失從亦作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

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

三后虞夏商

在易卦雷乘乾

曰大壯

三三

乾下震上

故

天之道也

乾為天子震為諸侯

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

春秋

昭公

二十四

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震妊也卜人謁之曰生有

嘉聞嘉名聞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

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

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

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

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宣成

昭襄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瑞趙訪曰史墨對趙簡子乃黨逆附篡之辭不可為訓

春秋卷第二十三

春秋卷第二十四

左氏傳

定公上

元年春王

昭公卒定公未立不魯書正月無正見

三月晉人執

宋仲幾于京師

不告王而執人於天子之側無王甚矣大夫專是執於元年春王正月辛

已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魏子涖政衛彪僕曰將建天子立天子而居天子而易位

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

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

及原壽過原壽過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大陸晉地還卒

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

子代魏子為政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裁設

去其柏椁示賤也顧炎武曰魏子涖政即上年南面之事傳弄

言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蓋晉用夏正周之正

月為夏之十一月而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郟

吾役也宋欲使三國代薛宰薛大夫曰宋為無道絕

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

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

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薛

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為

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地名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

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

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

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

獻子新為政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

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

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

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

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

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

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萇叔違天高

子違人天厭周德萇弘欲遷都子高子後期故曰違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哀為

夏六月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正以得不

月即位失其時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

故詳而日之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

志也子家子欲通外內使君速入吾欲與之從

政子必止之其勿聽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幾哭會也叔孫請見子家

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

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行

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逐季氏始謀若公子宋

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弟定昭公公凡從君出而可
 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
 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子不敢成
 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
 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
無實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
 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奔出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
 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

我君昭公

公在外薨故季孫使役如闕句
 八月乃葬

公氏將溝焉闕魯羣公墓所在

離之以自旌也旌章也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

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

為君謚使子孫知之謚為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

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信明也自明秋

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雖不為溝猶孔子

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

九月大雩○立

墓自昭公墓外為溝

墓使與先君墓合

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 冬十

月隕霜殺菽 昭公伯禽子平子自

二年春王正月○夏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

五月壬辰 鞏子弟賊簡公遠人異族也

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之南 秋楚人伐

吳 桐叛楚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

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 楚將為 而潛師于

冬十月 楚不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

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邾莊

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大闈乞肉焉奪

之杖以敲之敲擊也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

臺有門上臨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

曰夷射姑旋焉旋小命執之不惡其弗得滋怒自

投于林廢于鑪便夏四月○秋葬邾莊

炭廢墮也爛遂卒

公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及潔故先納車及

公殉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疾下躁也○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

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士鞅圍鮮虞張本冬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拔地名冬盟于邾

邾即拔也修邾好

也故修好位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

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

國夏國佐孫伐楚書侵鄙晉之無能為也晉楚兵交止此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王佩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

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許之請代先從人執役飲先從者酒醉之

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

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弄猶愛也棄國

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謂相助也夫人

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

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

也言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

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

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
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
楚也晉假王命討楚故文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
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
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
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
之羽旄王者遊車之所建明日或旆以會賤或夏四月
施者也晉令賤人晉於是乎失諸侯賤

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

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後同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

沈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臯鼬作公

油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爭言其使祝佗從祝佗

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職共二徼

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也社稷不動
 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
 以從奉社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
 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
 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
 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
 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
 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大路金路交龍為旂夏后氏之

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大弓名殷民六族條
 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
 于周使六族就周受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
 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備
 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因商奄之民命
 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分康叔
 以大路少帛績蒺旃旌少帛雜帛績音苗蒺音也大呂
 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繁音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畛路也武父衛北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

宿閭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

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聘季授土公季周

空祭泰山相土商之先君也聘季授土公季周

陶徒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

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索法也言魯衛皆

朝歌以周法疆以周法疆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沽

洗名鐘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即晉陽啓以夏

政疆以戎索晉近戎而寒不同三者皆叔也而

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

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

王室也甚毒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

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

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

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

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

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

叔度成叔武霍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

伯甸非尚年也曹伯爵居今將尚之是及先王

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弟也猶先蔡踐土之盟經書蔡在衛上其載書

云王若曰時王子魚所命諸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

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丕茲

公也齊序鄭下周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

復文武之略也略道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

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

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

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

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

以能驕人無復怒也復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杞

伯成卒于會戊作公成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

自會○劉卷卒即劉蚡出盟葬杞

悼公○楚人圍蔡秋楚為沈晉士

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圍公作

葬劉文公

書葬魯往會之也

冬十有一月庚

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

辰吳入郢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郢公穀作楚○柏舉楚地吳始書子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郤宛也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

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吳蔡舍舟于淮汭自

豫章與楚夾漢與楚夾水而軍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

沿漢而與之上下錄漢上下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

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阬三者漢東之隘

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

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

革也器用軍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摠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

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楚地

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可知勝吳不史皇曰安求其

事政求知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

盡說言致死以克具可以十一月庚午二師陳

于栢舉楚二師吳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

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

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

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吳從楚師及清菑清菑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

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

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

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

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楚師奔故吳人食其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睢水名

平王女或曰畀我季芊之字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

以火繫象尾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

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欲攻

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

敗吳師于雍澨傷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

恥為禽焉司馬嘗為闔廬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

勾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

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言我將死不可復用勾卑布裳剄

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

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鄭鍾建負季

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鄭公辛之弟懷

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

成然子闔辛昭十四年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

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約窮也滅宗廢祀非孝

也弒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

闔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

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

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

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也吳人在其

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

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一人若鳩楚竟鳩安集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鑪金時在隨為要言

欲并脫王與子期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言不敢與子期

困約之時以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割心前

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

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

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取其脩我矛與子同仇

九頓首而坐無衣三頓首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三月公作○五年春王人殺因楚夏歸粟于

蔡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於於越入吳無資圍飢乏故魯周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於莒聲也越入吳吳在楚也

卒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斂仲梁

懷弗與懷季氏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

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既葬桓

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及費子洩為費宰子洩逆

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秋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逐懷也為下秋

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申包胥以秦師

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千

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

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楚地皆吳人獲遂

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奔徒楚以從子西敗吳

師於軍祥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楚從吳伐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

夫奔楚為堂谿氏傳終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

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麋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

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

死麋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

歆舊祀言焚吳復楚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

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

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與罷楚大夫

逃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

諸梁沈尹成之子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于郢

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

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

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白成白楚地

有白藍尹疊涉其帑疊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

殺之寧安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

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

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

闞懷

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弒王也

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終從其兄免王難是大德

申包胥曰

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

子旗其又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王殺之

遂逃賞

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

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司樂大夫王之在

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脾洩楚邑恐失

王衆潰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保安道路之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

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

不能如辭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

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

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

遭傷之虞猶存袒而

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

冬

乙亥九月陽虎囚

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季桓子及公父文

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

何藐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誚

逐公父歆及秦

遙皆奔齊

文伯

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

虎之役也

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

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作速後同
六年春鄭滅許

因楚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敗也
周僂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僂翩子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周六月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匡鄭地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
不書歸之晉

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陽虎將逐三桓舍於豚澤

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瑕衛地彌子公叔文

子老矣

文子公叔致仕

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

非禮也

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成

之昭兆

寶龜名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

苟可以納魯君擇

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

憂之將以為之質

諸侯苟有憂恤魯此羣臣之

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

蒙覆無乃不可乎

大姒之子

大姒文

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

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

之君姑待之
若何乃止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

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強使正

卿報晉夫人之聘

晉人兼享之

賤魯故不復兩設禮

孟孫立于房

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

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欲使晉人知陽虎必將出

奔豫圖所以待之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

擇得其人

何知焉獻子謂簡子簡子即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

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

焉欲因此言

○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

取入晉也

終纍闔廬子夫差兄

獲潘子臣小惟子

二子楚帥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

于繁揚

陸陵師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

言知懼而

後可治

於是乎遷郢於都

○ 六月晉闔浞戍周

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且城胥靡

為下天王出居

姑舊起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秋八

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

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

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我謂樂祁見溷而行溷樂

祁子也見于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

楯六十於簡子以楊木為楯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

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

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

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二君不可不討

也乃執樂祁

冬城中城

公為晉侵鄭故城中懼之

○陽虎

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起季孫

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何忌不言何闕文鄆故圍之

○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蓀

蓀音由姑蓀周地辟僭翮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二月周僭翮入于儀栗以叛

夏四月儀栗周邑單武公穆公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僭翮為亂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秋齊侯鄭鄆陽關皆魯邑中

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

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沙作公沙

澤○鹹沙皆衛地諸侯始復特盟秋齊侯鄭伯
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屬齊諸大夫不
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
大侵我懼諸大夫齊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齊國

夏伐我齊叛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
子處父孟懿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
墮毀其軍以誘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言不
敵而設伏兵誘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苦夷季氏
難以攻齊師必當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
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冬

十月○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
慶氏慶氏守姑晉籍秦送王已巳

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

氏黨氏周而後朝于莊宮

春秋卷第二十四

